

水

止庵 著

如面



活
文 丛
水

東 方 出 版 社

丛

活

文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崇英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面谈/止庵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活水文丛)

ISBN 7-5060-0912-9

I. 如…

II. 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如 面 谈

RU MIAN TAN

止 庵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78千字 印数:1—6000册

ISBN 7-5060-0912-9/G·161 定价:14.00元



徘徊在书外的感觉



纸上的后花园



艳与寂



寓言的核心



天涯猎户星



像流水一样回望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



如面谈

闻树国

黄集伟

洁尘

李松樟

李方

瘦谷

高星

止庵

序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里借一个小丑的嘴说：“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这样的话很像后来的“黑色幽默”，我觉得都是承继了古代的智者一流，而智者虽然稀少，倒是东西方都有的。我自己从前写文章说：“只有智者可以做得我们的知己。”我是很希望能有朋友时不时地对我说说类似这里小丑的话，无论是针对我的人生，还是针对我的写作。如果要我在诗人、牧师、市场上叫卖的商人和智者之间挑拣的话，我是宁肯听听智者说的。或者说这里的意思太悲观了罢。不错，是很悲观，但这是对什么悲观呢，智者怀疑的只是人类的某种迷狂而已。人类给自己的打击够多了的，从什么样的打击中都能挺过来，正所谓是“生生不息”，又何在乎这一点怀疑的话语呢。什么时候起人类脆弱到只能听好话了呢。把智者的怀疑看作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免是大夸张了。如果说智者有所怀疑的话，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话的效力表示怀疑，否则他就不能算是智者。谁也不会看了《第十二夜》回来就把自己吊死，倒是陷在“坏的婚姻”里不能自拔的人在在皆是。智者是知道了在绝对意义上言语之无用然后才说他想说的。此外我们也不能批评他是止于怀疑。如果止于怀

疑,他就用不着说出他的怀疑了。怀疑的对面是肯定;我们说了,智者怀疑的是人类的迷狂,那么他肯定的就是与迷狂相反的东西,只是他不开药方而只提启示,因为开药方往往有另一种迷狂的萌芽。记得周作人说过,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好的传统,一是“疾虚妄”,一是“爱真实”。其实疾虚妄也就是爱真实。比如我读鲁迅的书,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怀疑或者说批判的部分,可能有人要嫌他只是破坏,我却觉得他的破坏就是建设。看见黑暗就是光明,没有必要再去找一道光把光照亮。智者不给我们答案,他给我们一个参照系数,告诉我们不光可以这么看,还可以那么看,当然最后怎么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至于讲到写文章,我想最好也是不要渲染过分或看得太重。从自己这方面看,写作不过是我们碰巧干的一件事情,于社会、历史、人类其意义未必比别的事情大;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如同别的物事也有制造它的人一样。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贤等,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别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从读者那一方面看,他们读了咱们的东西,也未必一定会像罗伯特·布朗宁《哈梅林的风笛手》里那一城的小孩子那样,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说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随便谈谈,另一方面随便听听而已,这有一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喜欢完全相反的东西,比方我便是这样;《论语》和《庄子》我都曾下过大功夫去读,关于朋友,两家的意见就是对立的。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庄子说:“相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咱们听谁的呢。我想人与人之间还是自由一点的好,“相啍以湿,相濡以沫”,这举动当然感人,但如果有一方面不愿意,那就有点儿恶心了;不过彼此

置身于“江湖”，“相忘”也太无情些，还是“有朋”的好，虽然不必央告着他非得“自远方来”。朋友对我来说，好像是世界从黑暗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偶尔写点什么，也就是与朋友的一种交流方式，而且是最主要的方式。因为我们干的就是交流的活计，不比别的行当，想交流意思只能是在工作之外。朋友就是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以一个人作为朋友，我就想听他说点什么，他若是写文章的，那么在报刊上或书店里看见他名下的东西我就要看一下。我对别人如此，我希望别人对我亦然。如果能听见或说出一两句类似莎士比亚笔下小丑的话就太幸运了，但是也不敢太多指望（至少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至于这朋友认识与否，见没见过面，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忘了从谁的书里得知俞曲园曾手制一种信笺，上面画两个老人对坐，旁题“如面谈”，我觉得此语甚好，如果再能出书就取它当书名罢。此一“如”字尤得我意，说来我平素是很不擅于与人打交道的，即使对极敬重的人也是这样，如面谈而终于不是面谈，庶几可以减免一些拘束与尴尬，又由得我们说我们想说的，这才说得上是“不亦乐乎”呢。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二日

目 录



序	1
·思想之什·	1
生死问题	3
谈疾病	8
谈温柔	11
死亡辞典	15
死者	19
己所欲	22
托尔斯泰之死	27
四十不惑	30
在韦桑岛	33
关于关灯	39
真的研究	42
善与美合论	45
回来	48
卡夫卡与我	51
读书漫谈	54

读书续谈	57
·读书之什·	61
无情文章	63
《心史丛刊》及其他	66
关于刘半农	69
沧州前后集	72
散文家浦江清	75
再看张	78
最后一幅画像	81
周作人的晚期散文	85
周作人有关鲁迅之作	99
杨绛的散文艺术	115
忧思难忘	135
慢慢读来	138
我看原野	141
感受的分量	144
神奇的现实等	147
“临水照花人”	150
体验无序	154
谈虹影	158
老妪解诗	163
关于贾岛	166
主体外化	170
诗的观念	174
关于散文诗	179
反浪漫	182
普通的生活	186

·怀人之什及其他·	189
最后的日子	191
纪念之一	199
纪念之二	202
《樗下随笔》书后	209
豆棚瓜架	212
我的哥哥	215
记若影师	218
蝌蚪纪念	222
我的朋友过士行	225
西施的结局	231
在死与死之间	237
谈编书	244
话说北京	247
后记	250

思想之什



生死问题

李健吾在《叶紫的小说》中说：

“当着一位既往的作者，例如叶紫，在我们品鹭以前，必须先把自己交待清楚。他失掉回护的可能。尤其不幸是，他还没活到年月足以保证他的熟练。他死于人世的坎坷，活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死后他有权利要求认识。”

对于一篇论文来说，这段话大约属于闲笔，但很使我感动。记得当初刘半农去世后也有过如何对待故者的争议，最后归结为文章里边所表现的反正都是作者自己，那么这里的李氏就显得可亲可敬，总觉得他的心很软，也很暖，真是悲天悯人。此外我也因此对生死之间的事情有所感触，“他失掉回护的可能”，的确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是一回事，死了又是一回事。

关于死，人们有过很多议论，似乎还以马丁·布贝尔在《死亡之后》中说的最为确当：

“死是一切我们所能想见的事物的终结。”

而莱茵霍尔德·施奈德描述的临死之前的感受可以当作对布氏这话的诠释了：

“每迈一步，每次推门，上每级台阶我都在说：这可是最后一次！最最后面的一次！”

从根本上讲,我把死理解为不再可能。生意味着总有机会,甭管它是好是坏,也甭管实现的机率有多大,总归是有这个可能性;死则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只要可能性在现实与想象中不仅仅是坏的,死就是一件残酷的事。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一个活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死把所有的路都给绝了。所以伊利亚斯·卡内蒂说:

“生命的目的十分具体而且郑重,生命本来的目的乃是使人得以不死。”

生命的目的就是为它自己寻找一种可能性。这种寻找,这种被寻找着的可能性,深厚而广大,几乎是无限的——然而实实在在的死使之成为有限。世界被我们每个人直接与间接地感知着,我不知道我的世界从何时始,但我知道它到何时终。一个人死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他死了,对他来说是他和这个世界都死了。而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

“凭借继续在他人记忆中存在;凭借在家族中的永生;凭借青史留名的业绩;凭借彪炳历代的光荣——凭借这些都会令人有慰藉之感,但都是徒劳的。”

问题并不在于死后的事情是否确定;问题在于死者无知,对确定与不确定都无知。这种慰藉之所以徒劳,是因为它与一切生命的所有一样,无法延续到生命完结以后。死者可以给这世界遗留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但他不再能控制它们,它们属于生者了。不错,很多死者因为各种原因至今还为我们所记住,但是当直接来自感知的记忆断绝之后,死者就仅仅是一个名字,或者说一个符号而已,仿佛是有关他发生的一切其实与他并不相干,因为他早就不存在了。

李健吾说叶紫“死后他有权利要求认识”,对我们来说这个“他”是叶紫,对死了的叶紫来说“他”是谁呢。即使像李氏

这样去体恤死者，叶紫也是不会知道的；他生前没有听到的话，死后更听不到。“不再可能”不仅仅针对死者本身，对于与死者有关系的生者也是如此。最通人情的李健吾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不再有叶紫的世界。我们向死者伸出手去，握住的只是虚空，这是最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我想起我去世了的父亲。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在一起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事实往往如施奈德所说：

“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

但也不是由此就要得出悲观的结论。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死是即将到来的一种事实，而生是现在就存在着的事实。对什么是死以及死之不可避免的清醒认识说不定会给我们一些帮助。保尔·蒂利希说过：

“死亡使人能够探询生命的真谛——也就是说，死亡使人超越自身的生命并且赋予人以永恒。”

从前我写过《关于孔子》，引用了《论语·里仁》中这一节：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把它当作孔子人生哲学的归结处。现在想来，关于生死问题孔子也有他独特的思考。以“闻道”和“死”来进行比较，很明显死是不能把握的，而闻道是有可能把握的，因为闻道不论多不容易，总还是隶属于生的一项活动；也就是说，闻道才有有不可的问题，而死却谈不上可与不可。所以依常规讲，恐怕应该是：“夕死，朝闻道可矣。”但孔子偏要反过来说，我想他是有一番道理。在确定的死与不确定的生之间，他最大限度地张扬着生，尽量赋予它一种确定的意义，既然死是不能把握的，那么就尽量去把握可以把握的生，这种把握的极

致也就是闻道。他这么说乃是把闻道放在了死之上。孔子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他的着眼点都在生这一方面，而“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样表现了他这个想法。朝在夕之前，同样闻道只能在死之前；他是说要在你有限的人生之中去完成你的人生，人生截止于死那一刻，对于死后他是无所依赖的。这样死才有可能不是唯一的结论，死前有生，生有生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闻道与蒂利希所说的“永恒”是同义词。

生死之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张扬生，就意味着有限的生命对于这界限的一种冲撞，使得生命的尖锋有突入到死亡之中的可能。欧仁·尤奈斯库是我所知道的对于死最有感受的人，在他的日记里一方面明确地说：“生，是为了死。死是生的目的。”一方面又说：

“虽然如此，我还是全力朝生命狂奔，希望在最后一刻追上生命，就像要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踩上车厢的踏板一样。”

同样川端康成也在《临终的眼》一文中说过“我觉得人对死比对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的话。他对垂死的画家古贺春江有这样的描述：

“听说他画最后那幅《马戏团一景》时，就已经无力涂底彩，他的手也几乎不能握住画具，身体好像撞在画布上要同画布格斗似的，用手掌疯狂地涂抹起来，连漏画了长颈鹿的一条腿他也没有发现，而且还泰然自若。”

又说：

“后来他越来越衰弱了，在纸笺上画的名副其实的绝笔，只是涂抹了几笔色彩而已。没有成形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了这个地步，古贺仍然想手执画笔。就这样，在他整个的生命力中，绘画的能力寿命最长，直到最后才消失。不，这种能力在遗体里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的父亲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几天里忽然计划要创作一个组诗，他口述给我记录时，身体虚弱得连盖的薄薄的被子都不能承担，仿佛收音机的电池耗尽了电，念每一句咬字和声调都渐渐变得不确定，模糊，最后变成一缕缕游丝，在夜间空荡荡的病房里飘散。但他的诗依然像一向那样充满了奇瑰的想象力，而且更有力度，无拘无束。当时我就感到好像有一种东西撞破了生死之间的铁壁。我想对于作为诗人的父亲来说，也是写诗的能力比他的生命本身还要长罢。

谈疾病

我本是医生出身，从前每天上班都要给人写些病历什么的，自己也免不了偶尔头痛脑热，所以可以说是对疾病有着双重的感受，但现在却不想在这儿谈论某一种特定的病症，想说的是“生老病死”里的那个“病”。生老病死，这是多么周全的一个体系，仿佛其中蕴含着什么匠心似的；虽然我是唯物论者，并不相信有造物，但也觉得这实在安排得太妙了。生与死是根本对立着的，生就是不死，死就是不生；老虽是生的久了，却往往是生意更重；在其间插入一个病字，庶几可使生意渐减，死意渐增，作了必不可少的过渡。这个意思，差不多所有谈论自己病况的人都曾说到，譬如蒙田就说：

“我患肾绞痛起码体会到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教我认识死亡，而过去我是不可能下决心去了解死亡，去和死亡打交道的。我愈是感到重病在身，剧痛难忍，我愈觉得死亡并不那么可怕。”

病仿佛是死发出的一声你不能不回应的招呼；死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不再仅仅是不尽的黑暗。而作为基督徒的莱茵霍尔德·施奈德在另一种“重病在身，剧痛难忍”的情况下，所说就更透彻了：

“我简直无法设想，上帝要去无情地摇醒已拜倒在其脚下